

謝列茲涅夫著

松年譯

斯大林論新世界大戰危 機及其防止的可能性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斯大林論新世界大戰危 機及其防止的可能性

謝列茲涅夫著

松 年 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一九五二年・北京

1. А. СЕЛЕЗНЕВ

**И. В. Сталин об опасности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её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4, 1951

版 權 所 有

五十年代出版社 出版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舊街丙六號

上海南京路一一二九號六號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舊街丙六號

★

1-5000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初版

定價： 2,700 元

★

4174

號11

32號

66字體

斯大林論新世界大戰危機

及其防止的可能性

爲美帝國主義戰爭販子所煽動起來的戰爭歇斯底里、原子病狂、以及明目張膽的反對亞洲和世界其他部分愛好自由人民的軍事冒險行動，在全世界普通人們心中引起了對於和平命運的焦慮。是那一小撮闊佬們能如願以償地把人類重新投入血腥屠殺的深淵中呢，還是各國人民能夠阻攔住那懸在世界之上的原子戰爭的血污手掌呢？——這便是在目前激動所有珍惜和平、自由與進步利益人們的心靈的一個問題。

兩種趨向反映着當前的國際情況。這一方面是用謊言迷惑全世界人民並引誘他們走進新的毀滅性戰爭的美帝國主義者底公然若揭的企圖，另一方面則是堅決反對壟斷資本家和壟斷資本家唯命是從的政府的侵略妄想的數億人民大衆底堅

強的鬥爭意志。然而這些趨向的具體內容是怎樣的呢？使新世界大戰不可能掀起的那些客觀與主觀條件是不是存在着呢？防止新世界大戰並使保衛和平成為事實的可能性到底有沒有呢？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五一年二月與『真理報』記者談話時，曾對當前國際形勢給以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他指出侵略勢力與愛好和平勢力之間的鬥爭正在日趨尖銳：

『用什麼來終止侵略勢力與愛好和平勢力之間的這種鬥爭呢？』

『如果各國人民能將保衛和平的事業操在自己手中並把它堅持到底，那麼和平是會被保衛和鞏固起來的。但是如果讓戰爭販子得以用謊言去矇蔽人民大眾，去欺騙他們並引誘他們進入新世界大戰，則戰爭也可能是無法避免的。』（斯大林：與『真理報』記者的談話，第十四頁，一九五一年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出版）

★

★

★

我們是生活在舊的資本主義世界崩潰和新世界、共產主義勝利的時代。大家知道，舊事物是不會自願地離開歷史舞台的。它就連最小的機會都從不放過，以圖展緩自己死亡的日期，正在我們眼前毀滅着的資本主義世界，也同樣在做一切可能的掙扎來延長自己的生存，其中一種辦法就是戰爭，因為帝國主義者在戰爭裏看見擺脫現今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都已開始進入的上述危機的可能性（雖然這種戰爭的結局也許對他們是悲慘的）。

對無恥的壟斷資本家集團來講，戰爭，除此以外，還是一樁最有利可圖的生意經。美國壟斷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年代中曾獲得純收益三百八十億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年代中則獲得純收益五百三十億美元，單只在武裝干涉朝鮮的最初三個月內，美國壟斷集團的利潤便較一九四九年同一時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

但就爲了這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壟斷資本家的神話般利潤，千百萬普通人民被迫獻出了最寶貴的東西——自己的生命。戰爭——這就是數百萬人和大量物質財

富的毀滅。戰爭——這就是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城市和鄉村的遭殃、和平居民所受到的獸性屠殺。大家都知道，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曾用怎樣不人道的的方法進行了反蘇的戰爭。可是現在美帝國主義者加於朝鮮居民身上的嘲弄和侮辱，其狠毒及野蠻程度，尤過之無不及。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終了，希特勒德國的崩潰與愛好自由人民的勝利已昭然若揭的時候，蘇聯人民領袖斯大林同志曾對全世界人民提出了一項任務：就是要使新的侵略和新的戰爭不能發生。他這樣講：『獲得對德戰爭勝利就是實現了偉大的歷史事業。可是，獲得戰爭勝利還不是說保障了各國人民將來堅固的和平與可靠的安全。任務不僅是在戰爭中獲得勝利，而且要作到使新的侵略和新的戰爭不能發生，如果不是永久的，至少也要使其在長期中不能發生。』（斯大林：

——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第一六五——一六六頁，第五版）

乍一看來，可能覺得對防止新世界大戰可能性的肯定斷言，與馬克思主義關於戰爭是帝國主義不可避免的伴侶這一衆所周知的命題是有矛盾的。但實際上，

這裏並無任何矛盾。

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爲了正確認清社會——歷史過程的矛盾性質，對一切複雜社會關係的客觀分析和對各階級間相互關係的認真研究是必要的。不過在現代國際環境中，除此以外，還須考慮到當前存在於世界上的兩種不同體系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國際舞台上兩個陣營之間的相互關係。如果不考慮到社會發展條件中的各種變化，那就可能會盲目地引用馬克思主義對於一定歷史時代的某些命題，從而造成嚴重錯誤。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絕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看做是教條的彙集或是死背的經文，認爲它那些結論和公式對於每個時代和每個時期都是適用的：『馬克思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不能不用新的經驗和新的知識而豐富起來，——因此，它那些個別公式和結論不能不隨着時間而改變，不能被適應於新的歷史任務的新的公式和結論所代替。』（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五頁，一九五〇年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出版）

在社會發展進程上，隨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民主主義的勝利，戰後時期產生了一些國與國間關係的新規律性。世界上湧現了一系列的國家。對這些國家來講，和平發展就是歷史的必然性或規律性。由於這兩種規律性之間的鬥爭，第一種規律性的表現能力，就有了本質上的變化。自然，在提到這點時，歷史中主觀因素作用的增長也是有關係的。

社會歷史就是人——物質財富生產者的歷史。在大部分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都是不自覺地創造了自己的歷史，所以便跟在自然界裏一樣，必然性、規律性都是通過許多偶然事件才爲自己開闢了道路。不過人們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程度洞察了自然界的秘密，並且開始認識了社會發展的各項規律。在任何一个國家的歷史中，都出現過許多傑出人物（凱撒、克倫威爾、彼得大帝等）。他們在一定時期內都表現了社會發展的需要，並具有按照規定的航路來指導數十萬人行動的能力。但是這些受到自己時代條件限制的活動家們沒能用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武裝起來，所以他們的業績並不是永遠都能成爲與社會發展客觀進程相符

合的社會——歷史成果。

只有隨着工業無產階級的出現，歷史才必然產生了那些發現人類社會發展真正法則的新的偉人。闡明唯物主義的歷史理解並指出無產階級的全世界歷史使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與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途徑和方法、並引導它走到社會主義勝利的列寧和斯大林，就是這種偉人。

只有從這時起，人們才獲得了懷着對自己創造成果的充分自覺來創造自己歷史的可能性，而這也就意味着他們已開始自覺地來對待歷史法則和歷史必然性，並且在用一種合法性的出現可以形成何種後果，它的產生又是由怎樣的階級力量所引起的觀點來評價社會發展中的任何一種合法性了。

戰爭就是人們所造成的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準備和發動戰爭的，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而是一羣數目非常有限的對戰爭有興趣的人。但進行戰爭的，却是直接在戰場上作戰的，以及從事生產作戰物資的人民。不過，倘若戰爭帶有非正義的侵略性質，則人民是不願去打的。因此在同類的戰爭中，一如在

階級社會任何其他一種社會現象裏一樣，可以觀察到兩種敵對勢力的行動：一方面是剝削階級發動和實現戰爭的企圖，另一方面則是人民大眾對於這種企圖的反抗。在歷史上，這樣的反抗大部分都流為自發的、產生在戰爭進程中或戰爭結束以後的暴動和起義。

當然，戰爭並不是人民起義主要的和確定不移的原因。做為人民起義的基礎的，乃是深刻的經濟與社會——政治性質的原因。但是非正義的戰爭加速了它們的實現。歷史上有許多事件都表明招致大眾深刻憤懣的反人民戰爭的確加速了革命的爆發。這只要回想一下十九世紀初葉激起歐洲各國人民反抗拿破侖法蘭西的堅決行動的拿破侖戰爭、加速巴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加速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國革命的日俄戰爭、加速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階級歷史性勝利的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便盡夠了。

由此可見，當反動階級剛着手動員自己那些可能性來發動反人民的侵略戰爭時，反戰的可能性便開始在人民中間成熟起來。不過人民大眾的這種反戰行動，

在戰後表現得更多而且也更強烈。

在現代條件下，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人們的自覺活動在人類歷史中佔據着愈來愈穩固的地位。掙脫開資本主義奴役枷鎖的三分之一的人類，已經自覺地、按照各自國家的統一計劃建設着新的生活。在這些國家裏沒有那種對於進行旨在征服別國人民的侵略戰爭懷有興趣的階級。各民主主義國家的人民有時曾被迫執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自由和獨立，使不受外國帝國主義者的侵犯。現在約有三分之二的人類尚處於資本主義世界統治之下。但就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在人們積極而自覺的活動這方面，也同樣有了進步。廣大的人民大眾如今都明白誰在準備侵略戰爭和侵略戰爭對誰有利，他們都懂得了社會發展的合法性。

在現代條件下，統治階級要想向人民大眾隱瞞準備戰爭是很困難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廣大勞動羣衆，在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領導下，正逐日加強反對美帝國主義者所準備的新世界大戰的鬥爭。不過，跟從前不同的地方，就是現在人民都在爲反對非正義的侵略戰爭而奮鬥，因爲防止新世界大戰的

可能性目前在世界上已經成熟了。

在現代條件下，不能單純地來談帝國主義時代戰爭的必然性和無法避免，並堅持這種見解。如果我們只爲這種說法局限住，那麼我們就會曲解了歷史發展的真正客觀進程並大大妨害了強大的時代性運動——保衛和平運動。

★

★

★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是在存在着單一而普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環境中醞釀起來的。當時，尚未存在有能在制止世界大戰這方面對整個國際環境予以積極影響的社會主義國家。

激烈破壞了資本主義整個世界體系均勢的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間的最大矛盾，乃是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

當時，國際工人運動在積極反對準備戰爭上是發展得不夠強大的，廣大的勞動羣衆尚未被吸引到積極的政治生活中來，他們都不關心政治。

當時工人階級是第二國際中機會主義分子的俘虜。叛變了社會主義事業和勞動人民國際大團結事業的第二國際中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僅沒有反對戰爭，反而積極地幫助資產階級來欺騙人民，並且在保衛祖國的旗幟下教唆作戰國的工人和農民互相殘殺。

只有布爾什維克黨才堅決地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屈不撓的鬥爭、爭取世界民主和平的鬥爭進行到底。布爾什維克爭取和平反對戰爭的鬥爭並不限於鼓吹和平。『布爾什維克並不是如大多數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那樣呻吟和平，局限於鼓吹和平的一種簡單和平主義者（和平派）。布爾什維克主張用積極革命手段爭取和平，一直到推翻黷武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權為止。』（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六〇頁）但遺憾的是，布爾什維克在當時只是堅決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奮鬥的一個唯一的政黨。

民族解放運動在當時剛剛萌芽。帝國主義的後方是平靜無事的。這樣，遂使帝國主義者能以肆意掠奪和殘酷剝削殖民地人民，並從那裏運出掠奪來的戰略原

料以準備戰和作戰的需要。

由上可見，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些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它們並不能阻止住帝國主義者。但在這種條件下，各國工人政黨的革命策略本來也可以大大削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力量，減輕它的破壞性質。可是由於叛變工人階級事業並轉到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陣營中去的第二國際各國黨的叛變政策，所以就連這個都沒做到。

斯大林同志曾說：『假使第二國際各國黨沒有叛變工人階級事業，假使它們沒有違背第二國際數次代表大會底反戰決議，假使它們有決心積極活動並發動工人階級去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反對戰爭挑撥者，那末戰爭就不會帶有這樣大的破壞性質，或者甚至完全不會這樣厲害地擴展起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七三頁）爲人類天才、最偉大的革命戰略家列寧和斯大林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提出了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政策、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政策。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在另一種歷史條件下開始的。

單一而普遍的資本主義體系已經不復存在了。跟資本主義國家一起，已經並存着社會主義的蘇聯。這種情況，在確定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整個國際形勢和世界經濟與政治勢力的狀態上，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人類史上的新紀元。它的勝利『是人類史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底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風俗和傳統、文化和思想體系中的根本轉變。』（『斯大林選集』，第十卷，第二四〇頁）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直接影響下擴展起來的國際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取得了廣大的規模。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內的統治受到了損害，因為十月革命開闢了殖民地革命時代。爲多民族蘇聯這一偉大榜樣鼓舞起來的殖民地和依賴國人民不再成爲帝國主義者的廉價勞動力量來源和無情剝削的對象了。他們已經起來爲從帝國主義羈絆下求得解放、爲爭取自己的自由和獨立而進

行着決死的鬥爭。『安然剝削和安然壓迫殖民地和依賴國的紀元，已經過去了。殖民地和依賴國裏民族解放革命的紀元，這些國家中無產階級覺醒的紀元，無產階級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紀元，已經到來了。』（『斯大林選集』，第十卷，第二四五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戰鬥的共產主義政黨——爲無往不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所武裝着的新型政黨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成長了起來。這一事實對於整個國際工人運動來講是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因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史無前例地獲得了真正的革命政黨，並逐漸從改良主義、機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下解放出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國際環境中所發生的那些基本變化就是這個樣子。這些變化表明：第一，帝國主義——這個血腥侵略戰爭的源泉——的力量，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因這個勝利所引起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工人運動、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而大大地削弱了；第二，與已存在着的發動